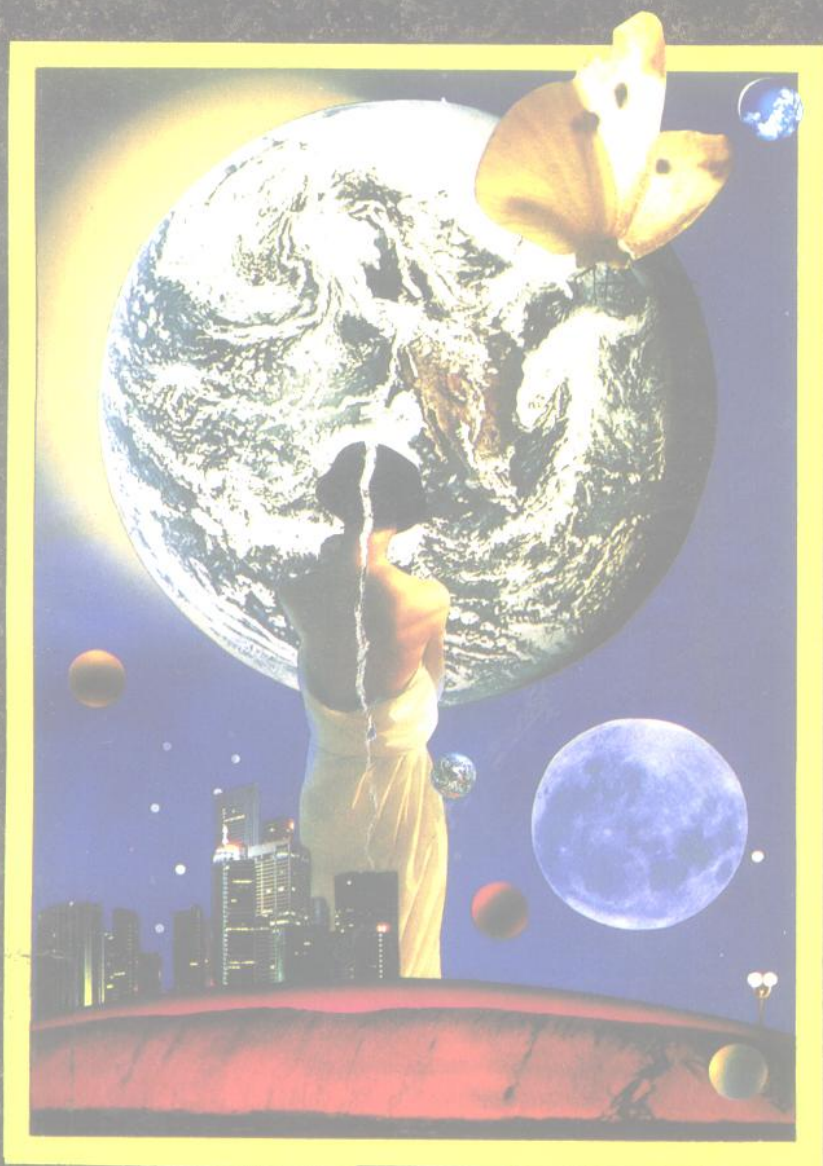


李惠薪 著

梦断天堂

● 一个留美女学生的非凡精神追求与自我毁灭的惊世绝唱



中国工人出版社

I=47.5
798

梦断天堂

李惠薪 著

李惠薪 著

禁斷天堂



中國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TP)数据

梦断天堂/李惠薪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6

ISBN 7-5008-1832-7

I. 梦…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839 号

DQ54/32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625

印 数: 1~10060 册

定 价: 12.80 元

内容介绍

一座欲海横流而又充满尔虞我诈的美国城市
一片人人鬼鬼而又血肉鲜活生动的阴阳世界

女主人公阴颖文弱秀美，气质高雅，更有着非凡的精神追求。她只身奔赴美国，绝诀爱情，攻读博士后，力克癌症基因难题。正值惊人的突破性进展使她出类拔萃于整个留学生群落时，石破天惊，她开枪打死了实验室主任，又自杀身亡。是情杀？是宿怨？一时，举国非议。一颗星星般透明的灵魂，为何带着永难洗清的罪名坠入地狱？色狼怎样剽窃她的研究成果又瞒天过海？她的灵魂何以在阴间也哀告无门，历尽沧桑，底蕴何在？真谛何在？

作品语言灵动，境界空廓，读来亲切逼真，人生的彻悟奔突于字里行间。

身 览

年轻的中国女医生阴颖，泪别家园，怀着探索科学奥秘的热忱，只身奔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她不仅以秀美的外貌、高雅的气质、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鹤立于中国留学生群落之上，而且也以苦役般的刻苦勤奋，以中国学者特有的智慧才华，深令美国同仁瞠目惊羨。

正当她在攻克人类癌症基因的征途上喜获突破进展初踏人生锦绣前程之时，却石破天惊！她开枪击毙了实验室主任豪森教授和另一名中国姑娘后，也绝然自戕。

是情杀？是宿怨？一时非议蜂起。

一颗星星般闪光夺目的灵魂冤蒙永难洗清的罪名倏忽殒落黑暗之中；一方美玉般弥足珍贵纯洁无瑕的生命，历尽人生悲苦，沦落阴间仍哀告无门！

可叹人世阴间一样混沌，沧桑正道安在？公理正义何有？

点 评

无耻地廉价出卖灵肉的女人，助纣为虐获宠得意的恶行能否终受惩罚？色狼一样觊觎阴颖美色，强盗般劫掠她科研硕果的伪君子的凶相能否毕露？似蕴藏真谛的谜底永无揭晓，读来令人扑朔迷离，似千古奇冤永难昭雪，思之令人唏嘘慨叹，热泪沾襟。

作者将鲜活着血肉的现实充盈地渗透于幻想之中，以灵动的语言、空廓的境界，大写意地展现出：

一座欲海横流弱肉强食的美国城市；

一片人鬼混杂善恶纷争的阴阳世界。

从饱含着作者深沉情感的字里行间，可以痛切地体味着人生的彻悟，细细地回思出圣哲的箴言。

—— 编者

她平静地望着脚下的两具尸体，感到自己在世俗的重负下经过千辛万苦的攀登，终于走上了一个女人的生命顶峰。一种令她心内疼痛的喜悦，不易察觉地浮上了嘴角。终于解脱了，真累呀！她感到了某种超越后的自由和释然，毫不迟疑地把枪口顶到了自己的太阳穴上，闭上双眼，扣响了扳机。但就在这一刹那，她仿佛从那寒气森森的枪口上看见了自己洞开的思想，像火光一样喷射出圣贤们大彻大悟的哲言：“我原以为迈进了天堂，不想却坠入了地狱。与其独自在地狱里忍受痛苦，倒不如和送我入地狱的人同归于尽。我失败了，因为我始终存在；我胜利了，因为我超越了存在。”……

她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紧接着就发生了她根本就没有料到的情形：她仍然还有感觉，好像自己还睁着双眼在望着天花板……一种莫名的恐惧紧紧地攫住了她，难道我没有死？！她知道

道枪膛里还留着一颗子弹，本想翻身找着那只左轮，但却吃惊地发现，自己非但没能动弹一点儿，反倒不由自主地从躯壳中飘逸了出去。她更吃惊的是，竟看见自己安详地斜坐在白色木条的靠背椅上，穿着那件猩红的过膝的羽绒服，这是三年前来美国时姥姥给自己买的……

她有意识地将地点选在全肿瘤研究所的最高点——15层的楼顶。在Z市来讲，这里也算是有数的高层建筑了！夏天人们到这里来乘凉，开舞会，在扶梯的右手边还特设了一个卖冷饮的小凉亭呢。她对这广阔、平坦的楼顶是再熟悉不过了，也可以说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由于在实验室连续工作而感到头脑麻木僵化的时候，她都习惯地一股风冲进电梯，三步并作两步地攀过几阶最后通上平台的扶梯，来这里透透新鲜空气，她还会顺着边缘跑上一圈儿，再俯瞰一下全城的景物……

虽然现在已是初春，但几天前这儿还下了一场入冬来罕见的大雪，甚至造成交通阻塞。可毕竟是春天了，厚厚的积雪正渐渐地消融，所以远远看过去，山丘上，枫林里，草坪上，河水中，到处都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样子。尽管此刻她十分自由，但却情不自禁地惴惴不安。她知道这是自己和躯壳在做最后的诀别，也是和自己朝夕相处三年的研究室告别。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依恋地匆匆地浏览了一下四周，又在自己的躯壳旁伫立了一会儿，默默地念叨着：

“阴颖，你在世上活了30年，这是劳累、奔波、挣扎的30年。你太疲倦了，安静地休息吧！长眠就是来美国后最大的希

冀、渴望，你终于得到了……”

此刻，她急迫地想到实验室去看看，便习惯地在电梯旁等了一会儿。不巧的是，她所在楼层的红色指示灯闪亮了一下又熄灭了。这暗示她错过了机会。当她扭身顺着楼梯走去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自己根本不用走路就可以轻飘飘地向前移动，还能在拥挤人群的缝隙中穿行，甚至厚厚的墙壁和紧闭的大门也挡不住她。她就这样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大楼的第13层。

三年前，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严冬。她清楚地记得，Z城刚刚欢度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迎来了新的一年，她第一次迈进了这座迷宫似的大楼。看外边，它并不显得十分独特，更谈不上富丽堂皇，仅给人一种高耸的、浑然一体的感觉，而且与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的摩天大楼相比，它自然更显得逊色多了，不过楼内的装修却十分考究。当她刚刚踏上铺在长廊里的紫红绒毡的地毯时，忽地从内心里升腾起一种庄重、肃穆，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儿神圣的情感。每层楼的走廊都经过精心的布置，虽然各不相同地摆设着古代器皿、印第安人衣著乃至现代派、抽象派的雕刻，但是每层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走廊里沿着一面都栽种着长有敦实肥厚绿叶的两种植物。一种栽种在地下，一种养在花盆里，别具匠心地悬吊在空中。这生机盎然的绿色为楼内的布置增添了特殊的魅力，缓解、消融了阴颖闯进这座迷宫里而心生的某种陌生和恐惧。

无人管理的自动电梯到处可见，乘坐十分方便。大楼的设计者匠心独运，为了在相同的建筑结构中每层楼间能有十分醒

目的区别，各层都刷上了各不相同的颜色，有黄的、蓝的、绿的……她工作的实验室的楼道是否黄色的。最初，她就是靠着这特殊的颜色做指引，才能在迷宫似的回廊中找到自己工作的实验室。

舞蹈系的大学生顾玥，第一次到实验室来找她，竟然微皱双眉，若有所思地说：“……13层……桔红的颜色……”

阴颖觉着挺有意思，就问：“你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什么联系？”

“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桔红象征着血……”

阴颖开怀大笑，显然他是多虑了。

数天前，阴颖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了这一幕，谁曾料想，几天后竟证实他不幸言中了。

她又飘然来到了熟悉的涂抹着桔红颜色的走廊。她的实验室的门正与电梯相毗邻。令她费解的是，带有铜旋手的沉重的门竟然关得紧紧的，她只得穿门而入了……

她的工作台就紧靠着门，看上去清爽、整洁。试验器皿即使在黯淡的光线里也放射出熠熠的光辉，这是最为老实验室主任高迪教授赞赏的。他曾戏谑地称之为“实验室的骄傲”……曾几何时，老主任退休了，仅仅不足一年的时间，虽然仍是那个工作台，但却令她陷入了无法抽身的绝境。

整个实验室仿佛刚刚被搜查过了似的，乱七八糟：水龙头拧开了，电动打字机开着，那只笔一直在不停地剧烈震动，计算机上的纸竟然从好好存放着的纸箱里都像长长的奏折似地翻

倒在地上……她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只想看看那被自己处置了的……

在长长的试验台的一头，有一道门，也是同样的装有铜旋钮的、沉重的玻璃门。隔门是另一间实验室，那是豪森的工作间，确切地说是主任工作间，一年前他顶替了室主任的位置。她能准确地知道他来工作间的时间。还有那另外的一个女人，而且也是一个中国人——景姣姣。阴颖已记不十分清楚，她是什么时候突然闯进了自己本来很有规律的、虽然繁忙但颇感充实的生活。一切都被搅乱了。

房门一向是关得紧紧的，现在却有一道挺宽的缝隙，所以这次不用穿门而入了。她宽宽绰绰地飘逸进来。令阴颖惊奇的是，豪森和景姣姣依然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那刚刚发生的事情，又在自己的眼前清晰地重演起来……

尽管他在打电话，如果豪森稍有警觉的话，也还是能发现的，因为没有他的准许是不能迈进这个私人工作间的。其实，如果阴颖悄悄地推开房门，他的背正好对着门，是完全可以让他觉察不到的，但她有意通告他我来了！因为她不想立即向他的身后开枪，让他死得不明不白的，而她要让他看清楚：你昔日任意摆布的羔羊，要奋力抵抗了。豪森一向以知识渊博自居，但他却不知道中国有句谚语，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她这头荏弱的小羊羔，虽没有令人胆颤的粗壮坚硬的羊角，有的只是柔软之躯，但她却不惜牺牲自己那十分珍贵的年轻的生命。她重重地撞响了门……

豪森虽然警觉地回过头来，一脸冷峻、严酷、高傲地瞪着她，尽管他那双深陷眼窝中的炯炯目光也闪着几丝疑惑，但他却没有看清阴颖从容地从羽绒服衣兜里掏出左轮手枪来。当她确切地知道对方看见了自己，便瞄准他的左前胸，轻缓地扣动了扳机。

他并没有像电视或影片中演的那样，应着枪声即刻倒下，而是扔掉了电话，用双手捂着前胸，大声地喊：“什么东西，打着我了……”

景姣姣从房间的另一端跑过来，想搀扶豪森。大概是她看见了他胸前流出来的鲜血将雪白的工作服染红了，便尖声喊了起来。

阴颖又第二次扣动了扳机……

他们都像口袋似地倒下了。工作间不大的地毯被他们占了一半。就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她注意到了绿色的化纤地毯浸湿了一大片。她清楚那些黑糊糊的印迹，应该是红殷殷的鲜血。房间里静极了，只有计时器发出的嘀嗒声，划破了沉寂的空气……她有一种紧迫感，不能再耽搁了，必须尽快地离开房间。就在她飘然穿过微启的实验室的门缝时，她看见电梯的门打开了，路易神色紧张地冲在前边。看那样子这个法国人是了解了实验室内所发生的一切。他一反平日轻松、诙谐、洒脱的仪态，而双眼发直，目光惊恐。他竟带着那蜂拥而至的六七个人向秘书室跑去。他显然是吓昏了头，连出事地点都搞错了。

阴颖耸耸肩，从正要闭合的两扇电梯门的夹缝之中穿进去。电梯里空无一人，但几乎各层楼的指示灯都亮着，显然大楼内已经沸腾了。阴颖飘逸出电梯，这样可能更节约时间，因为那停停站站的电梯，再加上拥挤的人群，会像蜗牛爬似地浪费时间。而现在她急于想最后再看看安娜。

从研究所的大楼到安娜的家——其实那里也是她自己的住所，至少要穿过六个街区。平时她总是从大楼的一个侧门走出不到 50 米，在医院前门的状如五朵梅花围成的圆形喷水池旁，搭乘付费的校园车，只坐上三站，然后步行穿过城市中心公园幽静的石砌小径，再绕过儿童体育场的草坪和一个足球门，便踏上一条田埂，最后再走上几十步，就会看见两棵挺拔、枝叶扶疏的枫树。到了金秋它们美极了，像一对孪生的、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那华光闪烁、深浅不同的红色，真令她陶醉。由于试验工作很紧张，周末她也难得呆在家里，但在金秋时节，她却时常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为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看看这美丽、漂亮、独具魅力的两棵树。尤其在夕阳的照射下，金黄、桔红、绛粉、玫瑰紫的叶片五彩斑斓，玲珑剔透，熠熠生辉。深秋来了，整个树叶都变成了深浅不等的棕色，并不脱落下来。雪天，每片叶子都压上了厚厚的积雪。太阳一出来，叶片上的雪开始融化，露出斑驳的深棕色，那样子十分诱人。这两棵壮美的枫树，是安娜的丈夫生前栽下的。

平时，她疲惫地走在儿童运动场的小道上，只要远远地看见了那两棵枫树的尖顶，脚步就会情不自禁地加快。因为她看

见了自己眷恋欣赏的枫树，家也快到了！

她习惯地在候车椅子上坐了会儿。她看见了校园车的影子，感到时间的紧迫。她不能坐等了，因为她忘记了现在自己有了飘逸的本领，用不着脚踏实地地去一步步地走路，而只随着自己的意念，便可以腾空而起，越过草地、树林、球场……转瞬之间她来到了两棵枫树前。

两棵枫树又像两个年轻力壮的卫士，守候在通往安娜的楼房甬道的路口，甬道约有50米。这是一幢带有地下室的两层楼房，虽然是灰砖砌的，门、窗、汽车房都涂成绿色，显得很淡雅。靠东头的挂着白色窗纱的那间房子，是自己住了两年多的地方。虽然此刻由于光线暗的缘故，不能清楚地看见房间里的摆设，但这一切对她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即使闭上眼睛都会历历在目：宽大的可折叠的绿色沙发软床，漆着红棕颜色的写字台。当她最初踏进这幢楼房时，这些古色古香的家具深深地吸引住了她，让她觉着十分亲切、熟悉，让她自然地联想起姥姥的家。那是三间南房，除了几张铁床外，都是棕红色的硬木家具：条案，太师椅，八仙桌……阴颖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经过了破四旧和十年浩劫的磨难，它们竟还能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尽管她刚刚搬进来时，安娜对她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过于苛刻，但她却容忍了，因为她把这儿看做是自己栖身的家，她把安娜看做是自己的姥姥。她能理解、体会老年人的孤僻、刁钻怪异的禀性，也知道他们的心地还是善良的。两年多来，她们相处得还算和谐，虽然也有争吵甚至负气的时候，但很快就

烟消云散了。

安娜对阴颖十分满意。在短短的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神父来到安娜家听取她的忏悔时，安娜竟然面露愧色喃喃地说：“我险些儿辞退了上帝给我派来的伙伴……”这显然是指阴颖而言的。

说实在的，由于自己远涉重洋独在异乡为异客，特别是一年多前，在大陆的唯一亲人姥姥也去世了，阴颖的内心愈发觉着孤寂、落漠，这里自然成了她的依托。特别是实验室里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像火山喷吐的岩浆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她更是难以招架。每每向安娜倾吐心中的郁闷、愤恨时，竟然也得到一些宽慰。安娜做过护士，从职业上来讲，她懂得如何抚慰一位备受痛苦煎熬的患者，不论这痛苦是来自精神还是肉体；从年龄上来讲，她在世上活了快一个世纪了，饱经沧桑和世态炎凉，她知道如何去宽解减轻受折磨重创人的忧伤和苦恼；她还是一位有三个女儿的母亲，安娜是用母亲的心去对待一个黄皮肤的姑娘，而母爱是没有肤色和国籍的……对安娜，阴颖是心怀眷恋、感激之情的。

西头的房子，依然挂着厚重的花窗帘。阴颖知道，安娜按着平日的习惯还睡在床上。她们两个寝室之间，隔着两个盥洗室和一间安娜丈夫的书房。住进来的时候，房主立下了许多规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彼此都要永远大开着房门，更不要说上锁啦！这不仅意味着双方不应该有任何想隐瞒对方的秘密，其实这主要是对阴颖一方而言，因为在安娜的卧室里还有一个小

的储藏室，而那门虽然没有上锁，却总是关着。据安娜的女儿解释说，这样不论何时，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半夜的突然事故，阴颖都会及时发现。安娜的大女儿布林达，将自己的还有两个妹妹的电话号码都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在电话旁的记事簿上，而且是写在第一页，那里是登记安娜要让女儿们采购的物品，也是她的备忘录。

布林达轻描淡写地说：“万一，突然妈妈……去了，明白吗？要及时打电话通知我们大家！”话音冷冷的，虽看不出迫不及待的心情，但至少是无动于衷的。

阴颖虽然觉着如释重负，因为至少布林达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老太太什么时候升天了，都不会怪罪她的，不过这话却让阴颖感到了人世炎凉。安娜为了三个女儿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至今这幢楼房里依然留有清晰的、触动心弦的痕迹：盥洗室的淡蓝色墙壁上有三只翩翩飞舞的蝴蝶；通往二楼的隔板上画着三只引颈高歌的百灵鸟；宽大高雅的会客室正面墙上有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三只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振翅高飞的海燕；甚至通往花园的小天井的一边，还有三只用绒布做成的雏鸭，虽然因岁月长逝它们已不再鲜艳如初，但至今那形态仍憨直可爱……三个女儿在母亲的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她年轻的时候，抑或是到了垂暮之年，特别是在她丈夫死后，女儿们比她的生命还更宝贵。

往往事与愿违。三个女儿，最小的已过了 50 岁，她们都做了奶奶或外婆，她们都有了自己眷恋的、温馨的家，因而母亲